

Lucy Dillon

[英] 露西·狄伦 / 著 周星竹 / 译

关于爱与守护的故事

小 亲
孩 爱
的

All I Ever Wanted

亲爱的小孩

All I Ever
Wanted



Lucy Dillon

[英] 露西·狄伦 / 著 周星竹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亲爱的小孩 / (英) 露西·狄伦 (Lucy Dillon) 著; 周星竹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

书名原文: All I Ever Wanted

ISBN 978-7-5594-2500-3

I. ①亲… II. ①露…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5093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0-2018-342

© Havercroft Limited, 2016

书 名	亲爱的小孩
作 者	(英) 露西·狄伦 (Lucy Dillon)
译 者	周星竹
责任编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500-3
定 价	52.00 元

献给斯科特，愿他跟他的博得猎狐犬，

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序幕 伦敦牛津街



南希紧握着手里的焦糖坚果袋子，凝视着窗外，牛津街两旁楼房之间雀跃的灯光，犹如颗颗金星银星在灰暗的天空中灿烂闪耀，成千上万的人在灯下匆忙赶路。坐在公交车里高高在上，南希很高兴他们没有挤在下面的人群之中。所有人都在快速移动，连推带搡地冲进商店里。先前在公交车站的时候，他们就差点把乔尔弄丢，爸爸大声呼喊，说了几句什么话之后，妈妈也跟着喊了起来。

她冲哥哥那边瞥了一眼，看看他还在不在。他还在。乔尔^①正朝着人群挥手，仿佛自己是英国女王，从前他们在老家布里斯托坐公交车的时候，他也会这样。他说他这是在趁出名之前先练习练习。

南希和妈妈坐在红色大公交车上层的前面，乔尔坐在位子的边沿上，每次公交车转过街角，他就摇摇晃晃装作要摔倒的样子。

南希觉得乔尔就是在搞笑，可爸爸却不这么想。他们正在去见圣诞老人的路上，这可谓是接踵而至的奇妙见闻中最精彩的部分，然而爸爸的心情却并不好。自从他们来到这里，他的心情就一直很差。

“那个警察在朝我挥手！”乔尔大喊，“快看！那个警察在挥手！”

爸爸抓住乔尔的手臂。“乔尔，快给我停下！你现在不该在这儿胡闹。”他的视线越过乔尔的绒球帽，怒视着妈妈。他双眼充血，毫无善意。“该死的牛津广场，又赶上圣诞节，简直疯了。”

① 英文中“约瑟夫”的一种昵称。

“真有意思！”妈妈抱着南希，“你会永远记得这次去找圣诞老人的旅行，对吗，小俏妞希希^①？”

她点了点头，但还是忍不住望着爸爸怒气冲冲的脸。每当爸爸很生气的时候，他看起来就不像是平常的他，会让南希觉得像是个她不认识的人。此刻，他紧闭着嘴唇，拿出了手机。

南希忽然有些慌张，要是圣诞老人觉得爸爸是因为她和乔尔捣蛋才生气的呢？要是他觉得他们俩不配得到礼物呢？她感觉心里一阵翻腾。

妈妈弯下身，翻起南希帽子上的耳罩，对着她的耳朵说起了悄悄话：“别忘啦，你还有一个愿望没许哦！”

南希最喜欢的书讲的是一只帮人实现愿望的魔法猫，第二喜欢的书讲的是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去伦敦游玩。于是妈妈就在她软软的手包里放了一只特别的猫咪，说她和乔尔每见到书里的一处伦敦景点，就能许一个心愿。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看到了大本钟、伦敦眼和十辆黑色出租车。

“一天最多三个愿望。”爸爸打断道，但是南希无须别人教她不能贪婪。她看魔法猫那本书的时候就懂得了，要是你的愿望太过贪婪或者自私，就会有坏事发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的天啊！我要摔下去了！”乔尔浮夸地大叫。

“乔尔！”爸爸拽着他的兜帽，把他猛地拉了回来，“听话，不然我们就不去汉姆利玩具店了，直接回家。”

南希愈发恐慌。玩具店里的圣诞老人知道他们要去——妈妈之前确认过了。要是因为乔尔捣蛋，最后他们没去成，圣诞老人会怎么想？

妈妈俯下身子，一面把乔尔拉到她们的座位上，一面让南希滑到她膝盖上好腾出点位置。她环抱住他俩，可南希无心享受这拥抱，因为爸爸还在另一边瞪着妈妈。他要给圣诞老人告状吗？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拿出手机的原因吗？南希感觉很不舒服。

“安静下来，乔尔。你也可以再多许一个愿望。”妈妈说，“你想要什么？”

① 儿童绘本《小俏妞希希》（Fancy Nancy）主人公的名字。

“我希望……我希望……”乔尔嗓门之大，让一车的人都看着他们。南希想说：“小声点儿，乔尔。”可她的脑子里一团混乱。

“乔尔！”爸爸使出了他最可怕的声音，低声嘶鸣的那种。

妈妈轻轻用手捂住乔尔的嘴，然后弯下身，亲了亲他帽子上的绒球。让南希惊慌的是，她看见妈妈的眼睛是湿亮亮的，一眨眼，睫毛边竟有了黑黑的污迹。或许她也在担心圣诞老人的事。

我希望爸爸离开，去别的地方，然后我和乔尔还有妈妈就能自己去看圣诞老人了。南希心想，旋即有一种阴暗的感觉包围了她，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

她还没来得及收回这个想法，许下其他更好的愿望，公交车就抖了抖，然后停了下来，人们纷纷站起身，湿漉漉的外套和大包小包的购物袋堵住了过道，大家不耐烦地拖着步子，朝楼梯挪动。公交车突然间变得很不友好，这就没那么好玩了。

南希的心里翻江倒海。

“摄政街到了！”爸爸说完便站起身，低下头以免撞上低矮的车顶。南希转头看见后座上的人也都站了起来，更后面的人也是，等她再回过头，爸爸的深蓝色外套竟然消失了。他不见了！南希面前只剩冷着脸的陌生人站成的高墙，她身后是窗外灯火灿烂的灰暗天空。

“快点儿，快点儿，你们两个。”妈妈一边说，一边抓起自己的包、乔尔的包还有南希的国旗印花背包，可南希却僵在了座位上。

已经开始应验了！爸爸不见了！要是他们还没下车，车就启动了呢？他们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他了！她许愿爸爸离开，居然真的实现了！

“走啊，南希。”妈妈伸出手，可是南希却伸手一推，挤了出去。她的双腿只想飞奔起来，她甚至害怕它们会自顾自地跑掉，然后冲下车，把她的身子甩在后面。

“南希！”妈妈叫道，可是南希已经钻进了人堆里，全然不听乘客们冲她大声抱怨。她满脑子都想着爸爸，要找到爸爸，然后紧紧抓住他的手不让他消失。她不是真心的！她不是真心许那个愿的！只要可怕的人群没有把爸爸吃掉，他就能告诉圣诞老人他喜欢什么。

他不在楼梯下面，也不在门边，他真的不见了。南希挤过站在黄

色扶手杆边上的人，从公交车上跳到了拥挤的街道上。她闻到了圣诞节的味道，但嘴里却只尝到了从前得流感时那种呕吐物的怪味。

大口大口的抽噎从她的胸腔一涌而出。

伦敦一点也不神奇，反倒很吓人。一切都喧嚣而陌生。商店一会儿热浪连连，一会儿又寒气逼人。爸爸在这里不像是爸爸了。妈妈也有些异样。他们不跟彼此说话，为了一些在家时绝不会为之生气的事而大发雷霆。南希在心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许愿，希望自己能回到布里斯托，回到他们街道尽头的家里，那里有绿色的壁炉，隔壁家还有一只黑猫。她想感受爸爸妈妈一人牵着她一只手的那种美好，她也好想哭。可是她已经许过三个愿望了。没有剩余的机会再来弥补了。

然而就在那一刻，她看见爸爸站在一家商店门口看手机。

她又宽慰，又惊讶。是她许愿让爸爸回来了吗？她的愿望现在能够实现了吗？是伦敦听到了她的心愿吗？她的脑子再也装不下这些大大的想法，她只觉得有些天旋地转。

“爸爸！”她啜泣着大喊一声，然后朝他奔去。路上一辆自行车猛地转向，骑车的人骂骂咧咧，她也浑然不觉。

爸爸抬起头，此时南希正好朝着他的腿一跃而起，两手一抓，他有些晃动不稳。

“小心点儿，南希。”他说，这声音熟悉得让南希将一切都抛诸脑后，只剩下爸爸外套的味道，还有他双臂环抱着她的感觉。

“不要走，爸爸。”她哭喊着，“不要走！”

“我不走，南希。”他说，可他的声音听起来却是那么的遥远。

或许你正被生活的粗砺磨得不知所措，
或许你害怕了不再单纯的人生，
或许你早已忘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

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目录

contents



序幕 伦敦牛津街

调解会议

挣扎的伊娃

三人世界

遇见亚力克斯

瑰丽之家

天呐！是你

沉默来袭

米克的日记

消失的南希

朗汉普顿的周末

111 097 086 076 061 049 036 022 011 001

出版风波	安娜的建议	面面俱到的男人	温暖邮件	火灾	无法自拔	陷入回忆	医院之行	帕特里克的愤怒	约会
------	-------	---------	------	----	------	------	------	---------	----

217	206	200	190	179	169	159	149	136	124
-----	-----	-----	-----	-----	-----	-----	-----	-----	-----



重拾我们的一切	巴哥听到答案	乔尔失踪	不能说的秘密	破裂边缘	留宿	情敌与情敌	闯入花园的奶牛	去往布里斯托	离婚律师
---------	--------	------	--------	------	----	-------	---------	--------	------

329	318	307	299	287	275	263	256	244	231
-----	-----	-----	-----	-----	-----	-----	-----	-----	-----



调解会议

帕特里克翻开笔记本，里面写着他将在调解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此时的凯特琳正用指甲戳着掌心，努力回想着自己是在哪里读到的：往往是你钟爱的点点小事，让你最终想要拿刀捅死你的另一半。

帕特里克依旧英俊帅气，他的颧骨棱角分明，一头浓密的棕发比凯特琳的长得还快。作为一个显然苦于即将妻离子散的人，他依旧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得不像话。他依旧裹挟着咖啡和须后水的味道，依旧会彬彬有礼地为她打开调解地点的房门，依旧戴着乔尔和南希圣诞节送给他的果冻豆型袖扣，然而这一切跟他没完没了、单调乏味、令人火大的控制癖比起来，统统黯然失色，凯特琳最开始还误以为这是旧时献殷勤的一种方式。

凯特琳断定，离婚和分居能把控制狂最为丑恶的一面展现出来，甚至比结婚还见效。

“再简单核计一下抚养费吧？”帕特里克拿笔在一页纸上敲着，“我不确定我太……”他愣了一秒，一丝脆弱忽地闪现在他脸上，接着又被眼前的数据驱散，消失不见。“凯特琳给出的这些数目好像不大对。比如，我看了看每周的食品账单，加起来不是这个数。”他顿了顿，“真的。”

凯特琳目不转睛地盯着调解员桌上的仙人掌。从前，帕特里克很喜欢把她称作自己的太太，每每说到这个词，他都会痴痴地笑，像是不敢相信自己如此幸运。不过帕特里克就是那样，如同身披华丽盔甲的骑士，在六年前 M25 高速路的路边上，把车停在了凯特琳抛锚的雷诺后面，他是唯一为她停下车来的司机。当时凯特琳早已惊慌得上气

不接下气，眼泪汪汪的乔尔被绑在后座上。高速路上的车辆接连飞驰而过，他们的小车被震得摇摇晃晃，可她的手机却总是没有信号。帕特里克敲了敲车窗，她本该心惊胆战，但他的神情竟是如此坦诚，分明是在担忧这对困境里的孤儿寡母，于是她发自内心地感觉自己很安全。大雨滂沱，帕特里克去了紧急电话亭（他很合时宜地带了雨衣，而她没有），然后又陪着他们一直等到援助人员赶来。最初气氛有些尴尬，但当汽车协会救援车的前灯划破蚕茧一般的黑暗时，凯特琳不知不觉地握住了帕特里克的的手，而他也没有松开。

后来自然而然地，在几次体贴周到的约会之后，两个人正式地谈起了恋爱。帕特里克继续在各方各面搭救着凯特琳。她常常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家务上、财务上、生活上，但是没有帕特里克不能解决的麻烦事。他们小小的家里，绝对没有他修不好的坏东西。他讨厌混乱，讨厌不公，他自己填好了退保申请表，又徒手去救浴盆里的蜘蛛。好一个当代骑士。而凯特琳，带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自己的“废柴”程度又高，自尊心也消耗殆尽，能够得到拯救，自然是乐不可支。

然而那种有条不紊的安稳感如今却如同水刑，他们的婚姻已经破裂到连帕特里克都选择放弃的地步。此刻他继续说着，凯特琳惊讶于他竟能将所有错误及其原因都分门别类，便于调解员评定。他从前也是像这样一字摆好他们第一个宜家衣柜的部件，以免漏掉任何一颗螺丝或者垫圈。这里一组最后一击，那里一摞理性演算。井井有条，一锤定音，不粘连半点感性扰乱结论。

这便是他俩的不同之处，凯特琳心想。而此时帕特里克的注意力已如激光般转移到了税额减免上。凯特琳应对分居的方式和从前还没遇到他时，自己处理宜家衣柜的法子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没有小心翼翼地咨询专家指示，而是风急火燎地直奔主题，结果随之而来的是自讨苦吃，挫败失落，以泪洗面。流泪，然后喝酒，然后花大把时间上网看不知是用哪国语言写的分居指南。最糟的莫过于那份内疚之痛，是她自己粗心大意，才弄丢了那把开启帕特里克心门的珍贵小扳手。

帕特里克也曾以为她很完美，可如今，他却甚少直视她的眼睛。凯特琳毕生所求的，能为她带来幸福与安全感的爱情已然支离破碎。

凯特琳重重地靠在塑料椅子上。也许她和帕特里克就是两个天差地别的人，注定了无法长久。哪怕是此时此刻，当帕特里克和调解员正在交谈之时，她也不禁有点窃喜，自己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往洗碗机里塞餐具，或者是挑染一缕金发而不必看见某人挑眉暗示“真的假的”，她可以自己看着办。很久之前，她也曾自己看着办过。可真正的问题在于怎么在这场纷扰之中，不伤及两个不知所措的局外人，两个孩子不该被拉扯进他们父母的烂事里。

乔尔和南希焦虑的脸庞打断了凯特琳还想要文一个小文身的想法，她顿时打了个激灵。但这对他们肯定更好，毕竟不必再夹在两个争吵不休的大人中间，是吧？

“我们不需要在第一场调解就敲定任何资金方面的协议。”调解员安德烈娅说，她的表情摆明了不想再把分配给他们的时间浪费在算数上。“当务之急是要安排一下孩子的事。我们说的是……”她低头瞥了一眼笔记，“乔尔，我看他有十岁了，还有南希，四岁。”

“下个月就四岁半了。”凯特琳说，“九月十号满五岁。”她朝安德烈娅微微一笑。她看起来像是个成熟的妈妈——她明白这是调节过程中唯一重要的环节。钱不重要，车给谁也不重要。“简直不敢相信她九月份就要开始上小学了！我的小腌菜。”

“是我们的小腌菜。”帕特里克指出。凯特琳跷起二郎腿不予争辩。没错，她是该说“我们”。帕特里克总是这样挑她的刺，抓着一些她无心造成的伤害不放。但是，是她在喂养孩子们，懂得他们滑稽的童言童语，预感他们的泪水、疲惫、欢笑和饥饿。是她的生活紧紧围绕着他们的睡眠，他们身上的虱子，他们无休止的提问，他们从爱意到沮丧的各种情绪宣泄，他们想要到处乱摸乱碰的双手。帕特里克总是冷冷地笑笑，然后说是他在赚钱养孩子。此话一出，他俩都不好受。

“我想跟她共同抚养孩子。”帕特里克补充道，“尽可能多的跟他们保持联系，这对我很重要。”

凯特琳一听，不禁侧目怒视着他。帕特里克工作太拼命，甚至临近分手了都很少来见他们。她想叫帕特里克随便说出南希最喜欢的三种泰迪熊样式，但又努力克制住了这股冲动，因为她知道他说不出来。

他都不知道南希会给泰迪熊排名，而且每周变换一次。

“怎么？”帕特里克转身对着她，然后扬起了眉毛。凯特琳察觉到他深色的鬓角新长了些银丝。“让孩子们和我们俩都见面，你是想说你连这也不愿意？”

“当然没有！”天呐，他真的烦死人了。“我怎么会这么想？”

帕特里克无声的指责悬在空气里，他一反常态地有些卑鄙。他再也不喜欢我了。凯特琳悲凉地想着，被摆上高处就是会这样——总有一天你会跌落下来。

“你想共同承担责任是好事。”安德烈娅拿起一支笔记下来，“眼下的住处是怎么安排的？凯特琳，你还是住在布里斯托的家里？”

她点点头。“对，那是我的房子。”

“现在又是谁在争了？”帕特里克回击道，“那是我们的房子。”

凯特琳懒得跟他置气。“那房子以前是我外婆的，她在遗嘱里把房子留给了我。从乔尔出生起，我就住在那里。帕特里克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搬进来的，然后一月份他得到了新工作，于是搬出去了。”

“那不是新工作，是同一份工作，不同的地点。”帕特里克说。

安德烈娅在写字板上记了两笔。“那你现在住在哪里，帕特里克？”哈！说啊。凯特琳心想，快告诉她啊。

帕特里克顿了顿，尽其所能给自己的答案打上最好的光。“我正在找房子——我的公司今年年初把我派到了纽卡斯尔。”

五周之前的星期一早上，凯特琳突然想到情人节近在眼前，胸口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坍塌了似的。以前至少会有一打玫瑰花，和一些写着甜言蜜语的纸条藏在她外套口袋里。今年没有了，再也不会有了。

“你在三百英里之外。”她开口道，填满了难熬的谈话间隙，“你觉得让乔尔和南希每周往返六百英里合理吗？”

“什么？那你丈夫明明得到了机会改善整个家庭状况，你却拒绝跟他搬家，就因为你喜欢你的客厅，你觉得这就合理了吗？”他满嘴“我足够多的耐心都快要没了”的口气，凯特琳听得攥紧了拳头。

她坐在椅子上转身看着他，她眼睛里的怒气喷涌而出。“既然你要跟我讨论什么是合理，那好啊，你申请去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地方工作，

都不跟家里说一声，我还真不觉得哪儿合理了。”

“我没有申请！我是被总部派过去的——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帕特里克挥起双手，“我能做什么？告诉他们我去不了？因为我的妻子更关心老家的壁炉，而不怎么关心我？有些事不是这么操作的，凯特琳。你往往没得选择。”

凯特琳咬紧嘴唇。她不想搬家不只是因为壁炉，他是知道的。不过的确有这方面的原因。她大学毕业之后，一切都土崩瓦解，她奶奶就是在那壁炉边上，把她支离破碎的世界又拼凑复原的；凯特琳在那里照料过两个孩子，那时她坐在帕特里克身边，看着他注视着南希熟睡的脸蛋，他惊讶于自己竟会这般爱意满满。炉子里燃烧的煤火让她感觉安稳而幸福。从前的帕特里克也让她有同样的感觉。她确实不想抛下那个壁炉。虽然主要原因并不在此，但却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根象征性的稻草。

她回过身看着安德烈娅，决心保持自己的尊严。

“我们不用还按揭，所以在资金上就宽松一些。孩子们各有各的房间。乔尔在一所很棒的学校上学，隔壁还有一个操场，南希九月份也会去。那里离我工作的地方也很近，因为我也得上班，虽然工资不如帕特里克的高，然后……”眼瞧着帕特里克貌似不愿听下去，凯特琳说出了事实真相，“我感觉就算搬了家，我们的婚姻也坚持不下去。我们已经很少交谈了。我不想让孩子们搬走，最后还得再搬回来。”

帕特里克用他毫不含糊、直戳脑仁的神情盯着她。她想随便说点什么，好让他别再……看着她。“你不想离开布里斯托只是因为这个吗？说真心话，凯特琳。”

凯特琳困惑地注视着他。“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帕特里克不是第一次这么说话了，可他又不会去解释他的言下之意。凯特琳以前追问过他，但他闪烁其词，仿佛她应该知道似的。好吧，于是事情僵持了一段时间。哪对睡眠不足、过度劳累、性欲寡淡的老夫老妻不会对彼此恼怒急躁呢？然而在某个时刻，“僵持”凝固成了坚冷如磐石的沉默。在那之前，他们的爱还没消失殆尽：十二月初凯特琳生日当晚，他们还一起外出，仿佛他们双双记起了一开始缘何而

相恋。凯特琳把自己塞进波点圆裙里，帕特里克下了班也早早地回了家，之后他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握住了她的手，两人一起漫步去市区。凯特琳在一扇橱窗里瞥见了自已，深色的螺旋形卷发，鲜红的嘴唇，活脱脱一个沙漏形身材的性感尤物在跟一个帅气的男人约会，她的心就像是系上了一百万个气球似的飞上了天。酒吧里，几杯苹果酒下肚，她重演了乔尔的校园剧，简直滑稽得可以登上喜剧舞台，帕特里克像从前一样开怀大笑。他看起来年轻了十岁，也比平日更开心。他们慢悠悠地走回家，无视掉保姆的电话，凯特琳把他拉到路灯下面，亲吻了他。然后帕特里克的手伸进了她的防寒夹克，抚摸着她的腰。谢天谢地。她宽慰地想着，会好起来的。

然而，接下来的一周却糟糕透顶。她上完每周一次的尊巴舞课之后，回家晚了些，帕特里克向来会为此焦虑不安，可凯特琳却很抵触这一点——帕特里克担心她大晚上的只身在外，可她却讨厌被人“监控”的感觉。先是乔尔又长了虱子，再是滚筒烘干机也坏了，而且因为她忘了注册，所以保修期也过了。然后帕特里克的领导来电说了工作调派的事，他们意见不一。一开始两个人还心平气和，等到乔尔和南希上床睡觉之后——争吵就激烈了起来。圣诞节时，她和帕特里克带孩子们踏上伦敦惊喜之游，在那之前，他们俩都已经说过了太多话，然而这还没完。比争吵不休更糟的，便是沉默冷战。双方都砌起了一堵愤恨的砖墙。当帕特里克再次提起工作的事时，凯特琳才发现自己给的理由，他一个都没又听进去——要不然，就是他根本不在乎。

新年过后，帕特里克说他必须得做个决定了，而凯特琳一边要安抚发脾气的南希，一边要收拾乔尔的书包，于是含糊着告诉他还是把工作放在首位，反正他本来也打算如此。帕特里克仍然对她摆出一副凶巴巴的“你犯事儿了”的表情，可凯特琳真的不知道她干了什么。她只知道帕特里克曾一直想要相信她是个完美的女人，然而她偏偏不是。

羞愧感涌上她的心头。

“凯特琳？”安德烈娅叫她，“你想要说点什么吗？就是关于共同抚养这件事？”